

ŒUVRES DE

Milan Kundera

米兰·昆德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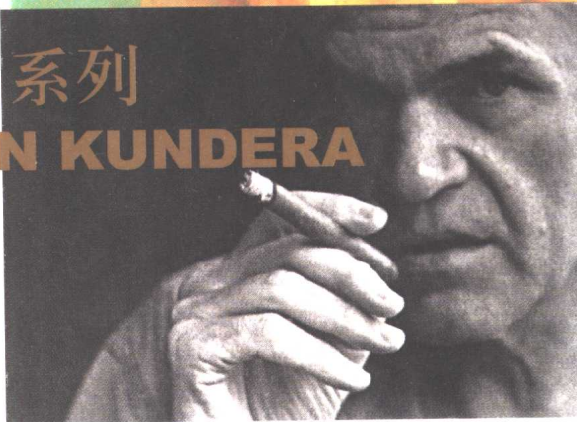
被背叛的遗嘱

余中先 译

米兰·昆德拉作品系列
ŒUVRES DE MILAN KUNDERA

最细腻真挚的文字，最鲜明震撼的观念，
让您深切体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！

- 独家中文简体字版权
- 北京、南京、上海翻译大家联手
- 作者特别指定、根据2002年最新修订法版全新翻译



被背叛的遗嘱

Les testaments trahis

米兰·昆德拉

Milan Kundera

余中先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背叛的遗嘱 / 昆德拉(Kundera, M.) 著; 余中先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3.2

(米兰·昆德拉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7-3010-7

I. 被... II. ①昆... ②余...

III. 文学理论 IV.I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7701 号

Milan Kundera

Les testaments trahis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2 年 1 月法文版译出

©Milan Kundera, 200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by Éditions Gallimard, Paris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.

图字: 09-2002-363 号

米兰·昆德拉作品系列
ŒUVRES DE
MILAN KUNDERA

被背叛的遗嘱
Les testaments trahis

MILAN KUNDERA
米兰·昆德拉 著
余中先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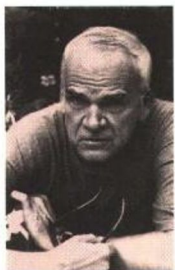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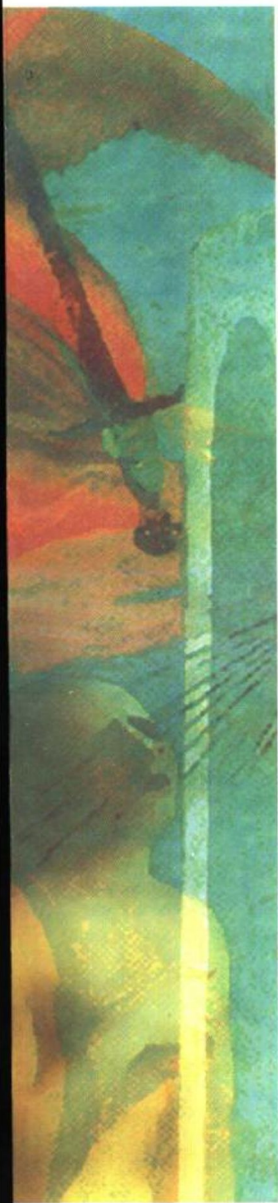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 字数 172,000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-45,000 册

ISBN 7-5327-3010-7/I·1748

定价: 17.00 元



Milan Kundera

米兰·昆德拉：1929 -

- 小说家，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；自1975年起，一直在法国定居。
- 长篇小说《玩笑》、《生活在别处》、《告别圆舞曲》、《笑忘录》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和《不朽》，以及短篇小说集《好笑的爱》，原作以捷克文写成。
- 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慢》、《身份》和《无知》，还有随笔集《小说的艺术》和《被背叛的遗嘱》，原作以法文写成。
- 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，系作者戏剧代表作。

目录

- 第一部分 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
1
- 第二部分 圣伽尔塔的被阉之影
35
- 第三部分 纪念斯特拉文斯基即席之作
57
- 第四部分 一个句子
105
- 第五部分 寻找失去的现在
125

- 第六部分 作品与蜘蛛
153
- 第七部分 家中不遭疼爱的人
187
- 第八部分 雾中之路
207
- 第九部分 亲爱的,您不在您自己家中
253

第一部分

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

幽默的发明

怀孕的高朗古杰夫人吃多了牛肠竟然脱了肛，下人们不得不给她灌收敛药，结果却害得她胎膜被撑破，胎儿高康大滑入静脉，又顺着脉管往上走，从他母亲的耳朵里生出来。从第一个句子开始，这本书就摊了牌：作者在此讲述的事是当不得真的，也就是说，作者并不能肯定真实（科学的或神话的）与否，他并不想按照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来描述它们。

幸运的拉伯雷^①时代：小说之幼蝶飞了起来，身上还带着蛹壳的残片。庞大固埃以其巨人的外表仍然属于过去的神怪故事，而巴奴日则已经悄然到达了小说的尚且陌生的未来。一门新艺术诞生的例外时刻，赋予了拉伯雷的这部书一种无与伦比的丰赡性；一切全都在此：真实性与非真实性、寓意、讽刺、巨人与常人、趣闻、沉思、真实的与异想天开的游历、博学的哲理论争、纯粹词语技巧的离题话。今天的小说家——十九世纪的继承者——对第一批小说家所处的这一如此古怪的世界，对他们拥有的欢乐的生活自由抱有一种羡慕不已的怀恋。

如同拉伯雷在他作品的开头几页让高康大从母亲的耳朵里诞

生,呱呱坠于尘世之地一样,在《撒旦诗篇》中,萨尔曼·拉什迪^②的两个主人公在飞机于空中爆炸之后一边坠落一边还聊天、唱歌,以一种喜剧的、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行事。而此时,“在他们头上、身后、脚下,在真空中”,飘荡着活动的靠背椅、硬纸杯、氧气面具和旅客,两人中,一个名叫吉布里尔·法里什塔的,“在空气中游泳,游蝶泳,游蛙泳,蜷成一团后,向几乎是黎明时刻的几乎无边无际的空中伸出胳膊与腿”,另一位名叫撒拉丁·查姆察的,像是“一个怪诞的幽灵,[……]脑袋冲地直落下来,灰色制服上所有的纽扣全都扣得整整齐齐,双臂紧贴着身子[……]头上戴一顶圆顶帽”。小说是由这样的一幕开始的,因为拉什迪也像拉伯雷一样懂得,小说家与读者间的契约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;这一点必须清楚:他在这里讲述的事是当不得真的,尽管事情恐怖得不能再恐怖了。

当不得真与恐怖的联姻。这里是《巨人传》第四部中的一幕:庞然大固埃的小船在大海中遇到了一艘羊贩子的商船,一个羊贩子看到巴奴日的裤子没有前开裆,眼镜又拴在帽子上,便把他当作王八,以为自己资格捉弄他一下。巴奴日当即以牙还牙,向他买了一只羊,旋即把羊扔到海里,羊的生性就是跟着领头的跑,所有其他的羊就争先恐后地跟在第一只后面往海里跳。卖羊的一个个急红了眼,

① Francois Rabelais(1494—1553),法国讽刺作家。

② Salman Rushdie(1947—),英国小说家。

揪着羊毛羊角死不放手,也就跟着扑通扑通掉入水中。巴奴日手缚一根篙,可那不是为了搭救他们,而是不让他们爬上船来;他振振有词地劝勉他们,苦口婆心地给他们指明今世的悲惨与痛苦,以及来世的幸福与好处,同时肯定道,亡故的魂灵要比活在世上的人幸福得多。万一他们不乐意死去还想活在世人之中,他也希望他们能幸运地碰上一条鲸鱼,就像约拿遭遇的那样^①。等到群羊与卖羊人全都淹死后,约翰修士向巴奴日表示祝贺,只不过捎带指责了他不该付钱给羊贩子,不该就这样糟蹋了金钱。巴奴日答道:“不提钱了,天主教在上,我这个玩笑可不止值五万法郎!”

这一幕是不现实的、不可能的,但它至少还有一个道德含义吧?拉伯雷揭露了商贩们的吝啬?我们应该为他们的罪有应得而幸灾乐祸?或许他是想激起我们对巴奴日残酷行为的愤慨?或许他是反教会精神嘲笑巴奴日宣扬的愚蠢的宗教的陈词滥调?你们都来猜一猜吧!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瓜的夹子。

奥克塔维奥·帕斯^②说:“荷马也好,维吉尔也好,都不知道幽默,阿里奥斯托^③似乎预感到了它,然而,幽默只是到了塞万提斯笔下才形成个样子[……]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。”他的基本的思想很清楚:幽默并不是人类的一项远古实践,它是与小说的诞生

① 约拿遭遇鲸鱼的故事见《旧约·约拿书》第二章。

② Octavio Paz(1914—98),墨西哥诗人。

③ Ludovico Ariosto(1474—1533),意大利诗人。

相联系的一项发明。因而幽默不是发笑,不是嘲笑,不是讽刺,而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,帕斯说得好(那是理解幽默的基本点的一把钥匙):它“使得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”。谁若是不能从巴奴日让贩羊商人淹死海上,并向他们大肆宣扬来世之福的故事中找到快乐,谁就永远也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。

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

假如有人问,什么是在我的读者与我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原因,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幽默。那是我来到法国之后不久,我对一切都很腻烦。当一个著名的医学教授表示希望见到我时,因为他喜欢我的《告别圆舞曲》,我真是受宠若惊。他认为我的小说有预言性,斯克雷塔大夫这个人物在一个温泉城市治疗不孕妇女,他借助于某种特殊的注射器,悄悄地为女病人授入他自己的精液,在这一作品中,我涉及到了未来的一大问题。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人工授精的学术讨论会,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,给我念他论文报告的草稿。提供精液应该是匿名的、无偿的,而且(这时他瞪了我一眼)是出于三重的爱:对一个渴望完成其使命的陌生卵子的爱,对提供精液者自己因供精行为而得到延续的本体的爱,最后还有对痛苦的、未获生理满足的夫妇的爱。随后,他又瞪了我一眼:尽管他对我抱有敬意,他仍然要批评我:我没能以足够有力的方式,表达清楚提

供精液行为的道德之美。我于是为自己辩护：小说是喜剧！我笔下的大夫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！不应该把一切都那么当真！他不信任地反问：那么，我们不应该把您的小说当真喽？我被问得糊里糊涂，突然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：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。

在《巨人传》第四部中，有一场海上风暴。所有人都跑上甲板拼命抢救船只，只有巴奴日被吓昏了头，躺在那里呻吟不已。他的哀诉连篇累牍。一旦风雨过后，勇气又复归他身上，他便嫌他们懒惰，把他们一个个骂得狗血喷头。下面这一点最为奇怪：这个懦夫，这个无赖，这个撒谎的家伙，这个哗众取宠的人，不仅没能激起我们的义愤，反而在这大吹大擂的一刻里最能赢得我们的喜爱。正是在这些段落中，拉伯雷的书真正地、彻底地变成了小说。要明白：这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。

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，而是它的道德。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，没完没了地审判，对所有人全都审判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。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，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，是流毒最广的毛病。这并不是说，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，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。在那里，只要你们愿意，你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指责巴奴日的懦弱，指责爱玛·包法利，指责拉斯蒂涅克，那是你们的事；小说家对此无能为力。

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，是一项巨大的伟绩：那

里,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,要知道,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,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,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、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,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、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。西方社会习惯于自我标榜为人权的社会,但是,在一个人能有权利之前,他首先应该构成为个体,应该把自己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,应该被别人当成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人;而要是没有欧洲艺术,尤其是小说的长期实践——它教会读者去对另一个人产生好奇心,去试图弄明白与自己的真实所不同的别的真实——这一点便是不可能完成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奇奥朗^①有理由把欧洲社会称之为“小说社会”,而把欧洲人叫做“小说之子”。

亵渎圣物

世界的非神化(Entgötterung)是现代社会的—大特殊现象。非神化并不意味着无神论,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景:个人,有思想的自我,代替了作为万物之本的上帝;人可以继续保持他的信仰,去教堂跪拜,在床前祷告,然而他的虔诚从此将只属于他的

^① Emile Cioran(1911—95),罗马尼亚裔的法国作家、评论家。

主观世界。在描述了这一情景之后,海德格尔^①总结道:“诸神就这样终于离去。留下的空白被神话的历史学与心理学的探险所填补。”

从历史学和心理学上探究神话和探究圣书是说:把它们变得世俗,亵渎它们。世俗这一词来自拉丁文 *profanum*:原意为神庙前的地方,神庙之外。所谓亵渎就是将圣物搬出神庙,搬到宗教之外的范围。如果说,笑在小说空间中看不见地弥散着,那么小说的渎神就早已一发不可收拾。因为宗教与幽默是不能兼容的。

托马斯·曼^②写于1926至1942年间的四部曲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》,是一部对圣经的“历史学与心理学的探究”的优秀之作。在托马斯·曼的笔下,圣经故事以一种令人发笑并莫名其妙地令人腻烦的调子讲述出来,也就是说,它再也不是一本圣书了。在《圣经》中亘古以来就存在的上帝,到托马斯·曼的笔下,成了人类的造物,成了亚伯拉罕的创造,亚伯拉罕让他从多神教的混沌中走出来,先是一个高等的神祇,然后成为唯一的神。上帝知道应该将自己的存在归功于谁,他喊道:“真是不可思议,这个可怜的人居然认识我。我还没开始因他而出名吗?事实上,我要去给他敷圣油了。”特别要

① Martin Heidegger(1889—1976),德国哲学家。

② Thomas Mann(1875—1955),德国小说家。

注意：托马斯·曼强调说他的小说是一部幽默作品。圣经令人发笑！就拿波提乏^①之妻与约瑟的故事来说吧，那女人欲火中烧，花言巧语地拿淫语百般挑逗他，说话时像一个小孩子那样，从牙缝里嘶嘶地漏气发不准音：跟我岁（睡）觉，跟我岁（睡）觉，而约瑟在整整三年中一直守身如玉，日复一日地向那嘶嘶作响的女主人耐心解释，他们之间是严禁做爱的。事发之日，只有他们两人在家，她又一次哀求，跟我岁（睡）觉，跟我岁（睡）觉，而他则再一次耐心地、学究味十足地解释禁止他俩做爱的理由，就在他解释的那当儿，他的性欲勃发起来，我的天哪，他勃起得那么有力，波提乏之妻一见，便疯了似的揪住约瑟的衬衣，当勃兴不已的约瑟撒腿逃跑时，她顿时失却常态，绝望地嚎叫起来，大喊救命，说约瑟要强奸她。

托马斯·曼的小说赢得了一致的推崇。这说明渎神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，而是从此进入社会习惯之列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不信神不再是可疑而具有煽动性的事情，而宗教信仰也丧失了往日的传道意义上或排斥异己式的确信。斯大林主义对宗教的打击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：它试图抹去一切基督教的回忆，粗暴地迫使人们意识到，不管我们信神还是不信神，不

① Putiphar, 圣经人物，约瑟的埃及主人。《创世记》第三十九章记述：波提乏之妻欲诱惑约瑟，约瑟不从而逃，遗下衣服，波提乏之妻反告约瑟，约瑟遂被波提乏打入牢狱。

管我们是亵渎神圣者还是虔诚的教徒,我们都扎根于昔日同一种基督教传统的文化,如若没有这一传统,我们就将只是没有实体的影子,没有词语的推理者,精神上的无国籍者。

我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,而且一直津津乐道于此,直到有一天,我目睹基督徒受到侮辱,情况顿时起了变化。一下子,我青少年时代诙谐的无神论如同一切年轻人的幼稚行为一样,飞逝得无处可寻。我理解我信教的朋友们,我的心中充满激情和团结精神。有时我还陪同他们去教堂望弥撒。尽管如此,我仍然无法相信存在着一个掌握我们所有人命运的活生生的上帝。无论如何,我又能知道什么?而他们,他们又能知道什么?他们确信自己确信吗?我身子坐在教堂里,心中却怀着一种奇怪而幸福的感觉:我的不信神与他们的信神竟是那么令人惊奇地相近。

往昔之井

什么是个体?个体的同一性寓于何处?对这些问题,所有的小说都在寻求一种答案。一个自我究竟靠什么来确定?靠一个人物的所作所为?靠他的动作?但是动作的做出常常不受主体的控制,而且几乎总是反过来损及主体。那么是靠他的内心生活,靠他掩盖着的思想和感情?然而一个人是否真的能理解自己?他被掩盖的思想可以用作弄清他的同一性的钥匙吗?或者,人是靠他的世界观,